

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人高祖九世孫

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系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

春陵曰氣佳哉莽末起兵先是莽收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白水真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乙〕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自薊還至中山諸

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聽驚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

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

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

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絕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

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鄯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

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彊風俗通作疆王微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自關中

奉赤伏符讖記之書曰符漢尚火德赤火色伏藏也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

四十七之際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鄯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鄴曰高邑

世以光武
信圖識為
非然時承
災亂衆志
未齊出險
濟艱自不
得不假神
耳以設教
為盛德之
具觀後實

融之言可
知向亦作
論及之

後漢書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後漢光武皇帝

長安亂。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

萌屯新豐。李松軍擄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陳囂囂降更始爲御

史大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

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

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

入。陳囂走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

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

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郡常山景王，巫詭言王怒曰：當爲得七十餘人，惟盆子最親。

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誦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紹封式侯。遂共立爲

天子。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

皆稱臣拜，恐怖欲嘔。盆子雖立，仍歸侯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侯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臘之後漢字惠公璜

耶東武人勝九世孫為尙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鄴侯按赤伏符以梁為大

司空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為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為之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

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

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尙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尙

書事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注見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

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

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惟丞相曹竟不

降手劍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為汝有事賜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昔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長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久矣凡人

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

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平帝

時王莽篡位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

為予此又廣苞不吏似力饋率賊
宜以亭可律直問因矣斥遺濫
薄長訓害援肆米使奸卓觴
髓亦乎民禮行肉猾民茂於漸

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等十一將軍。

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

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

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藥載擯，任之。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藥，戟前驅之器。以赤油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

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

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

更始。張卬等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枸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

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飲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

之垂髻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見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頃之將軍馮翊宗歆爭權相攻情遂殺歆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尙書宗廣諭降情惜護軍黃防縛翫歸罪廣并降更始諱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

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

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

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

引接爲布衣交以范滂

平陵人

爲師友鄭興

字少穎河南開封人

爲祭酒申屠剛

見前

杜林

字伯山扶風茂陵人

爲治書馬援

字文淵茂陵人

王元

字惠孟杜陵人

等爲將軍班彪

字叔皮碑之子

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營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

贊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順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器甚敬重與決籌策

寶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

據河西自稱五郡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爲河西五郡

大將軍

寶融累世

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

處也。韋懷曰遺留也。司以保全不長絕滅。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

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甯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庫鈞韋懷曰庫氏倉庫吏後今羌中有

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識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

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疆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唯庫鈞爲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

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明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王莽時天下

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

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芳如

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四年五原人李異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

稱天子與匈奴連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爲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馮愷之叛也引兵

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

制涼州朔方注俱見前事

〔丙戌〕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

習爲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

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陰陽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國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

修爲楚陰大夫。因氏焉。謝字次伯。新野人。

郎中馮勤。

字偉伯。魏郡繁陽人。

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尙書衆事。令總錄之。

故事尙書郎以

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

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

火燒宮室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

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掃除園陵置吏士奉

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離陳器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收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遂安驥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眞定王楊謀反伏誅楊造讖記楊病癰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張楊爲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

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純至眞定邀楊相見眞純

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爲疑因閉閣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懷慶之修武漢山陽縣也鮑永來降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

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自衍

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會永至以爲立漢將軍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安詢問虛

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

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

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

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爲大司空封宜平侯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傳之士乃薦譚爲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

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引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引免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卿云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穢賤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

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即位，吳漢王梁

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

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

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

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

其妻素剛，固勸毋就徵。帝遣寵從弟子后闡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

又數遣使要誘。

耿況，況斬其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

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

散關。

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

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

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

下江州。

漢縣，注東見前。

據扞關，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注亦見前。

殺不知人部將
反欲執之
法之甚矣
妄斯方需
特不得需
才曲解紛
委以收用
觀于二言
未定何則
可武知否
主而作耶
事老耶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

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

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

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愼侯。是秋賈復擊召

陵新息，皆平之。復報將殺入于潁川太守寇恂，恂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聞相如不長，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縣屬盛供具。

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餽。恂出迎于道，解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道谷崇以狀聞，乃數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爾虎安得私？」今日朕分之，于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爲王侯。

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

帝叔父良。

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衛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

始立以爲國三老，隨入關。

族父欽。

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欽元氏王，終爲侍中。

族兄祉。

字巨伯，善陵康侯，欽之子，更始封爲定陶王，皆自長

安來，于是封良爲廣陽王。

後徙封趙。

欽爲泗水王，祉爲城陽王。欽子終爲淄

川王，又封兄縝子章。

縝長子。

爲太原王。

後徙封齊。

興。

縝次子。

爲魯王。興弟仲。更始三子

求、歆、鯉，皆爲列侯。

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歿亂兵，乃追置伯升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姊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新野。

陰氏之女麗華。

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馬，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故遂納焉。

既卽位，遣使

迎至，立爲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

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漢縣今關河南彰德府帝幸內黃自率諸將大破五校

于蕭許宜反陽聚名水經注作井陽在內黃縣東降其衆五萬人先是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

鄧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馮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蓋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

衆因追討餘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注見前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

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陽縣降永永封爲淮陽王

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淅陽縣茂與佼彊

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

走保湖陵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

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

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爲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

攻破漢軍屯淸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歸更始封常爲鄧王

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堵時

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堵鄉。與鄧奉合。堵音者。章懷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在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

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筆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

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

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不非置之死地而後勝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廖以飢卒徵戰為不罪則是知兵機而貽畏難異儒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尙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

詔以為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春陵節侯豐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為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

崤山之底即二崤也注見前

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

綬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迨賊悉衆

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

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

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

伏隆見危授命正氣凜然光武且許求還寬慰其父免其詭辭幸

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

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

齊時

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

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

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

王郎中

劉恭爲更始報讐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

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

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

字文伯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

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卽馳使封步爲齊王并封董憲爲海西王

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

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奏召其父

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放步得專集齊地據

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

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郡

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縹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肘石有玉璽，餘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

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爲李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

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

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

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

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

以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

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鄧、仲况據陰縣，劉歆、孫異爲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資曉之，仲况

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歷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平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蘇竟字伯況。平陵人。劉龔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

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

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

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鄼。

注見前

諸將

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

封吾為列侯

蘇茂周建奔垂惠。

梁名在今江南州府蒙城縣

共立永

于紆為梁王。使彊奔保西防。

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建于垂惠。又同年二月蘇茂救建。馬武為茂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紆。霸閉營堅壁示不

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霸乃閉營。使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雲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茂建既不得戰。

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擄。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

鄱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

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

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

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